



总是江水绿,总是艾蒿香

□ 程君

过端午节,我总愿意和母亲节联想到一起。

那年我刚到省城,恰逢端午。离家的日子最思念母亲。母亲的身上有熟悉的味道,家的味道、炊烟的味道。想起大锅里总有好吃的东西,尤其这一天被竹叶包裹的江米粽,清香之中透着红枣的甘甜,立马就会咽下涎水。在异乡拿零钱换回一时温饱,有关节日的记忆都是可以驱寒的。

伊美是我的同学,我们在同一所院校求学,她学英语专业,我学中文。周末我们相约去看松花江。去松花江有许多路线,坐公交车到青年官站,与繁华的中央大街交错。如果步行,你会穿越一些神秘的地方。牵牛花探出木栅栏,泛着古典主义气息。或许你误打误撞地走过萧红当年居住过的商市街(红霞街),也浑然不觉。而小女孩吹着气泡,玩轮滑的少年倏地飞过,又把遐想拉回到现实。

站在斯大林公园的台阶上,白练一般的江水直接扑入眼帘。眺望远处,彩旗、彩色气球钻入白云又挂在树梢。近处商贩们尽情地兜售手工艺品,五色葫芦、三角粽子夺人眼球。俄罗斯食品也不失时机一路飘香,空气中混合着各种颜色、味道、吆喝声,一条江澎湃了!连着民风民俗被节日装扮得喜气洋洋。

说起屈原这位三闾大夫,他的《楚辞·天问》也是连着一江——汨罗江。流经于白石桥上的“蓝墨水”——它的凄恻忠贞之风被千古传颂。人们崇尚、敬仰这位爱国诗人,不愿意看到他走不归宿,就在江水中投入食物,敬河伯、河神或怪兽,希望这位“长叹息以掩涕兮”的诗人魂魄归来。

我们沿江行走,氤氲的江水蒸腾出一大片的大太阳雨,一首萨克斯随江风吹过,有点迷离。当时光跌入了松花

江,我又想起家乡的那条踏青的小路,它曲曲弯弯引导我采摘艾蒿,那是一个以香草和芦苇命名的地方。十七岁的我还是一个穿花格裙子的少女,会画水彩画、不会强说愁滋味,热衷于记笔记,在憧憬自己文学之路的年纪,上边抄着的是别人的情诗……“撑着油纸伞,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”。

不知什么时候,松花江边有了烤鱼的味道。没有烈日灼心的炙烤,却有着和煦发散的温暖。伴随着清流潺潺轻语,饮下一口哈尔滨自酿的啤酒,劲爽清冽。江那边支起了帐篷,常来钓鱼的人们时而喧嚣,时而安静,鸥鸟起落,勾画出一幅幅色彩和谐的湿地剪影。

与其遥相呼应的还有太阳岛,航运船与空中索道各怀绝技。渡轮的汽笛刚刚鸣响,空中的“小匣子”则是一溜烟地从电缆的这边溜出去。胆战心惊的同时真应了那句“海水都是天空的倒影”。老外们来到这里最爱说的就是“very good”,伊美高兴了也说“beautiful”,她捅了捅我:咱们一会去看猫吧。

从此及彼地延伸出去,分支出许多街道。不知不觉你会走出好远。花鸟鱼市就在道外十二道街。生机盎然,很是有趣。老大爷会拎着鸟笼子唱着小曲,我和伊美直奔宠物市场看猫。看猫亦是看人,时光流转,城市变迁,一不小心就会在某处遇到旧城的痕迹,对于年轻的我们,还会兴奋着嗅到一点历史的沧桑。

之后我在城市里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端午节,它们依然是吃粽子、踏青、赛龙舟、挂灯笼、戴彩绳。我却不想只是过客。2003年的端午,我终于有了第一个固定的住所。那原是一个纺纱厂的职工宿舍,小四层的明楼梯,外墙是“红砖头”结构。正赶在母亲节,接妈妈来住。

妈妈一见“红砖头”特别高兴,只是这里没有乡村的篱笆和狗。楼梯和砖缝上挂着青苔,邻居们的花盆排满楼道。妈妈一来,屋子里就有了饭菜的热气、香气,和亲人间久违了的亲昵和依靠。几度寒窗苦读逐渐有了稳定的生活,炉灶边的忙碌,也让妈妈有了苦尽甘来的希望。我给妈妈煲鱼汤,品尝一下我的厨艺。我还打算带妈妈一块看看索菲亚教堂。同学伊美去了上海,在一所不错的外语培训机构当老师。我似乎有点原地踏步,不过我想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,几年来的工作学习生活,已经让我离不开这座文化气息浓郁的丁香之城。每年的端午节都会有从老家带来的野菜(茼蒿、柳蒿),当然还有从江那边采来的“太阳岛”艾蒿,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

小猫沙沙是我从道外买回来的,跟随我在老楼里面安家近十年。它也像一个个深谙世事的伙伴,熟悉楼道里的一切事情。妈妈在的时候它特别调皮捣乱,母亲扫楼梯它跟着笤帚转圈。过节啦,母亲给它戴上了小铃铛,它高兴得还是转圈。

红砖头式的建筑正在逐渐消失,梦想与现实隔着乡愁高悬于空中。千里之外都是赶路的人。城市的楼宇映出满窗的繁华,一个世纪似乎并未走远,驱车行驶在松浦大桥上,松枝柳叶吹拂,江风不眠。

五月注定了是隆重的、思乡的、多情的……菖蒲再一次青翠了江北、江南,一只小鸟张开翅膀跳着“华尔兹”,时代已更换年轻。

祝福天下的父母亲,都能等到他们的孩子归来。祝福漂泊的人儿都有归途。看哪!谁家的门上挂着小葫芦……

芍药花开,不负人间六月天

□ 郑旭东



儿童公园芍药花开了,南图诗社的诗人孙文等老师发的芍药花图片吸引住我的眼球,他们正在芍药园旁或练舞蹈或唱歌或朗诵,准备在端午节去英杰风景区表演。

哈尔滨的气候,使芍药的花期很短,大约只有七天的时间,为了不误花期,抢个雨隙,我带着照相机去一睹为快。

儿童公园的芍药园在果戈里大街正门口的不远处,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达。儿童公园不是很大,但芍药园面积真不小,有1500平方米左右。

冰城六月天,观花正当时。哈尔滨人爱美,爱穿花衣服,喜欢浪漫,更爱花的艳丽。很早就来赏花的妇女们,穿的大红大绿,搽胭脂抹粉,围成“花墙”,弄得我只能加楔去抢几个镜头。

这里栽培的芍药有十多种,有粉红,有猩红,有深紫,还有纯白。粉红色居多,白色稀少。一丛连一丛,一朵挨一朵。高高的花茎,硕大的花朵,在绿叶中亭亭玉立,在微风中摇曳,仪态万千,风情无限。芍药的花瓣儿,单薄柔软,吹弹可破,千娇百媚:“艳艳锦不如,天夭桃未可”。芍药的花蕊,细密含蓄,像少女欲说还羞的心事。

看见这些多姿多彩的芍药花,情不自禁地想起《红楼梦》里,曹雪芹曾经用芍药的花形容林黛玉的美:如弱柳迎风,娇花照水,身姿的袅娜可比芍药的曼妙。还有对史湘云的描写:醉卧芍药圃,轻柔女子以花为枕,眠于石凳之上香梦沉酣,花瓣散落于衣衫风姿百媚,蜂蝶迷离惆怅飞舞其中。花的娇柔与人的温婉融合在一起,花落无声,风过无痕,好一副“醉眠芍药圃”美人酣睡图。

看见眼前的芍药,惊叹作者借芍药花独有的色、香、韵之美,将天生丽质的史湘云活泼娇憨之态与超逸绝尘之姿,淋漓尽致呈现于读者眼前。醉卧花荫浓,倩情人朦胧。这份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,既是含蓄的,又是通透的。曹雪芹真是大文学家,况我笔拙,倾尽头脑里所有词汇,也难以描绘出这般情景。

下雨了,雨中的芍药园,更显得水汽灵动,沐雨的芍药花,颜色更美,花朵既有出水芙蓉的艳丽,还有清丽凌波的新鲜感。

“有情芍药含春泪,无力蔷薇晓卧枝……”人们撑开花格伞,伞成了花的陪衬,伞色芍药两映红。一伞一个人,

一花一仙境,我成了置身仙境的游人,仙境在我心中。

古人说牡丹和芍药并为“花中二绝”。牡丹“花之王”,芍药“花之相”。牡丹雍容华贵,芍药玉立冰清,相辅相成。

芍药花,艳丽与清雅并存,妩媚与恬静相辅,浓郁的幽香四溢,粉嫩色彩浪漫唯美。

“花之相”的芍药花是亲民之花,它抗寒、耐旱,可在贫瘠的土壤里生长。把它插进一个瓶子里,灌上清水,摆放在客厅的茶几上,仍然是亭亭玉立,满室生香,意境无限。芍药花美在艳阳映照下,姹紫嫣红的绚烂,美在星月皎洁下,雍容闲雅的静秀。微风轻荡,花开静谧无言,情可寄,心可悦;飘然烟雨,花落悄然无声,人可醉,意可重。

“身出南国乡,耐得三九寒。不与争春色,独香六月天”的芍药花,是哈尔滨儿童公园园丁们千辛万苦培育出来的。他们从1965年开始,为了让芍药适合东北的气候生长,延长花期,满足人们观花的需求,采取长中短相配合栽种,使花期延长一个月。

芍药花没有辜负哈尔滨人的厚爱,性格坚强,能耐严寒,有着顽强的生命力,体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。同时,它受哈尔滨美女的感染,如相恋中羞涩的少女,娇媚、活泼、大方、性感。

雨过天晴,人们又陆陆续续来到芍药园,他们在拍照,在拍抖音,在吹萨克斯,在跳舞,在唱歌,更有年轻人在喃喃细语说着情话。

芍药花开,夏韵渐浓。一簇簇妩媚多姿,一朵朵色艳娇娆,它象征哈尔滨人热爱生活的每一张笑脸,它展现出这里的人们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,它预示着这座城市永远春色满园。

当北方蒲公英花开满山坡的时候,端午节也在此时赶到了。抚今追昔,联想起小时候的往事,东北俗称“五月节”也就是端午节那天,农家有很多趣事值得回味。

挂葫芦

端午节挂葫芦是一项庄重又热烈的民俗文化,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的葫芦,祈求福禄寿喜财。不管贫富,就像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一样,家家必挂。最早是用手工五彩纸剪成方形,后来又演变成葫芦形状,大小不一,下面一个彩色穗条,串上一根彩绳,系在带叶的枝条上,多数是柳条、艾蒿、山丁子枝等,插在房檐下、门上、神龛旁、仓房、猪圈等处,清风徐来,随风飘摆,有种仪式一样的隆重和喜庆。

新时代气象万千,人们对端午节赋予更深的含义和美好祝愿。赏花、踏青、诗会、龙舟、团聚、敬老等,葫芦依然要照挂,但个头样式花色千变万化。大大小小的葫芦,代表着季节的变化,寓意着福瑞和瑞吉兆头,更有对美好生活的赞颂和期盼。

鸡蛋的情怀

对孩子们来说,五月节就是管够吃鸡蛋。困难时期,鸡蛋是用来换米换盐贴补家用的,只有这天,再困难的家庭也要给孩子们煮上几个大鸡蛋。红红的皮儿,热乎乎,香香软软,世界上不知还有没有比这还好吃的东西,如果能吃它个三四个,煮的、荷包、煎的,还有蒸的鸡蛋羹、鸡蛋饼,不大敢往下想了,那该多美。有时孩子睡着了,父母把小鸡蛋放在孩子手里,为的是让孩子醒时有个惊喜!

鸡叫时,炊烟袅袅,母亲在蛋筐里把积攒多日的鸡蛋数一遍,然后按人头拿出来,一般一人两个蛋,用淘米水清洗后放进饭锅里,再舀进几瓢井水,十多分钟就可以把蛋吃到嘴里。

细品生活千百味,源于四季万千耕。鸡蛋分个吃的时代过去了,早已成了餐桌家常菜,还有卧鸡蛋、茶鸡蛋、鸡蛋羹、鸡蛋汤等等,都在讲究营养均衡,但对鸡蛋的情怀仍在延续。

端午趣事

□ 李耀卿

麦地洗脸

用小麦露水洗脸已延续了上千年,相传端午早晨用小麦苗上结的露水洗脸,可治眼病,又可祛病消灾。端午节这天早上,孩子们老早就被大人叫醒,仨一帮俩一伙地往生产队的麦地跑。这时的麦田一片翠绿,正是小麦灌浆拔节期,蹲在地头仿佛听到吱吱拔节声,更可真儿真儿听到山雀的唧唧喳喳的叫声,还有蛙鸣和蜜蜂嗡嗡飞舞,田野一片清香一派深绿。

在地边找片茂密的麦浪,晶莹的露珠闪着白光,大的露珠像凸镜,折射出自己变形顽皮的笑脸。用手撸一把麦叶上的露水,往脸上抹洗,脸上、嘴里、头发上、衣服上全是露水,轻轻吮吸一小口,凉凉甜甜,从头到脚清爽无比。

天蓝水清,村庄、炊烟、田野,又无比欢乐的童年,端午麦田的记忆犹深!

猪信儿

生产队里的猪信儿一般都是岁大有责任心的人来当,每天早上负责把各家的猪赶到西沟子边的草甸子上放,猪啃食野菜、苜蓿、马齿菜、车前子等,喝着溪水,太阳落山前再把猪赶回来。早饭后,一声“松猪喽”,家家把猪圈门子打开,黑的白的花的大猪小猪就随入猪群,唧唧着小调奔向屯外草甸子方向,猪信儿和狗则跟在后面。晚上回来,只要是一搭屯子边,猪们撒欢往自家跑,说来也怪,猪们都能找到自家,从来跑不差,更不会有去当“隔壁猪老王”。

端午节这天早上,放猪人多了个帮手,媳妇或孩子,两人挑着柳条筐或水桶,因为这天有猪的人家要给放猪人鸡蛋,这是几百年来的节令中约定俗成的,也是对放猪人日出而作不辞辛苦的奖赏。蛋有拿熟的,有送生的,给多少全凭各家来赏,家家都比着拿。不多时,筐里、桶里装得满满的。在那个年月,庄户人把视为金蛋的鸡蛋鸭蛋鸭蛋情愿送人,不仅是心存感激,更多的是乐善好施和淳朴民风在留传。